

佛教漢文讀本

卷上

特 258

267

3  
2  
6

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始





特 258  
267

佛教專門學校編



佛教漢文讀本 卷上

佛教專門學校出版部發行





佛教漢文讀本目次

卷上

憲法十七條	聖德太子	一
山中有何樂	空海	六
不作不食	株宏	七
畫阿彌陀像讚	蘇軾	八
忍性菩薩	師鍊	九
興禪護國論	榮西	三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退之	五
力役田舍	株宏	七
增一阿含經序	道安	六



大僧都空海嬰疾上表辭職奏狀

空海 三

勸化徑路修行頌

善導 三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抄

圓仁 三

士行燒經

靈操 三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七

東林寺臨水坐

白居易 元

送高閑上人序

韓退之 三

續高僧傳序

道宣 三

善惡有餘論

智圓 三

提婆菩薩

靈操 三

智凱誓池

靈操 三

依憑天台集序

最澄 三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柳宗元 四

喜雨歌

空海 四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四

大谷寺源空傳

高泉 五

論佛骨表

韓退之 五

講演佛經報四恩德表白

空海 五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六

佛說救拔焰口陀羅尼經序

遵式 六

山家學生式

最澄 六

目次 終



佛教漢文讀本

卷上

憲法十七條

聖德太子

一曰。以和爲貴。無忤爲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三日。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方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慎。不謹自敗。

四日。群卿百寮。以禮爲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

五日。絕饗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之訟。一日千事。一日尙爾。況乎累歲。須治訟者。得利爲常見。賄聽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訴。似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

六日。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匿人善。見惡必匡。其諂詐者。則爲覆國家之利器。爲絕人民之鋒劍。亦佞媚者。對上則好說。下過逢。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無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也。

七日。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奸者在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尅念作聖。事無大小。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寬。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聖王爲官。以求人不求官。

八日。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

九日。信是義本。每事有信。其善惡成敗。要在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萬事悉敗。



十曰。絕忿棄嗔。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誰能可定。相共賢愚。如鑲無端。是以彼人雖嗔。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舉。

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罰。執事群卿。宜明賞罰。

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歛百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歛百姓。

十三曰。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關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其以非與聞。勿防公務。

十四曰。群臣百寮。無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

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悅。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之乃。令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以治國。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

十六曰。使臣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間。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

十七曰。夫事不可獨斷。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速論大事。若疑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



山中有何樂

空 海

山中有何樂。遂爾永忘歸。一祕典百衲衣。雨濕雲霑與塵飛。  
徒飢徒死有何益。何師此事以爲非。君不見君不聽。摩竭鷲  
峰釋迦居。支那台嶽曼殊廬。我名息惡修善人。法界爲家報  
恩賓。天子剃頭獻佛馱。耶孃割愛奉能仁。無家無國離鄉屬。  
非子非臣子安貧。澗水一坏朝支命。山霞一咽夕谷神。懸蘿  
細草堪覆體。荆葉杉皮是我茵。有意天公紺幕垂。龍王篤信  
白帳陳。山鳥時來歌一奏。山猿輕跳伎絕倫。春華秋菊笑向  
我。曉月朝風洗情塵。一身三密過塵滴。奉獻十方法界身。一  
片香煙經一口。菩提妙果以爲因。時華一掬讚一句。頭面一  
禮報丹宸。八部恭恭潤法水。四生念念各證真。慧刀揮斫無

全牛。智火纔放灰不留。不滅不生越三劫。四魔百非不足憂。  
大虛寥廓圓光遍。寂寞無爲樂以不。

不作不食

株 宏

唐百丈海禪師。住百丈山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或勸止  
之。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藏其作具。因不食。遂有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贊曰。德如百丈。而猶曰不欲。以無德勞人。況我輩乎。或謂住  
持者。宜弘法利生。雖曰享千金。役百夫。何病焉。而瑣事力作。  
非所謂知大體。噫。百丈建叢林。立清規。爲萬世師法。豈慮不



及此。今若是。凡以愧天下之涼於德而豐於祿者也。

八

畫阿彌陀像讚

蘇軾

蘇軾之妻王氏名潤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追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讚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

臨行一念何由了

口誦南無阿彌陀

如日出地萬國曉

何況自捨所受用

畫此圓滿天日表

見聞隨喜悉成佛

不擇人天與蟲鳥

但當常作平等觀

本無憂樂與壽夭

丈六全身不為大

方寸千佛夫豈小

此心平處是西方

閉眼便到無魔燒

忍性菩薩

師鍊

釋忍性。姓伴氏。和州磯城島人也。歲十一投信貴山。十三誓不食肉。十七登東大寺戒壇。延應之間有四律匠于南京。圓淨誘賢。覺盛。叡尊。性就尊受篇聚之學。兼聽盛之持犯。建長四年。語同學曰。正今南畿毗尼屬我尊丈也。東州未有人矣。



我雖未得頗欲先度耳。是我輩之志也。乃如常州宅清涼院。闢律學。弘長之始。入相陽止清涼寺。平副帥時。賴鄉道譽。創光泉寺而居。武州刺史平長時。欽性律行。新極樂寺。延之。性移焉。熾唱開遮。東方之民靡然偃風。初正嘉中有沙門營一宇。安丈六彌陀像。名曰極樂寺。未落而亡。武州之父重時。遷其宇于今地。爲齋場。至此武州與其弟業時。戮力修營。成巨刹。性戒講之餘。切于興福。募衆緣造丈方文殊太士。今般若寺之像是也。寬元初集王畿癩人萬餘。施食。授一日夜八關齋戒。薦母氏之諱也。奈良坂有癩者。手足繚戾。難于行。丐以故。數日不食。之有矣。時性在西大寺。憐之。曉至坂宅。負癩置廊市。夕負歸舊舍。如此者數祀。隔日而往。雖風雨寒暑不缺。

焉。癩者臨亡誓曰。我必又生此間。爲師役。酬師德。而面留一瘡。爲信耳。果性之徒。中有瘡于顏者。善供給。人呼爲癩之後身。性詣四天王寺。聞豐聰太子四院。施藥療病 悲田敬田事志慕焉。自此處處構療病悲田之院。其桑谷療病所二十歲間。痊者四萬六千八百人。死者一萬四百五十人。已而活者踰五之四也。是役也。平副帥時宗發之。性輔成之。故以土州大忍莊充其費。遠至龍華也。永仁二年。奉勅管天王之主務。捨俸餘益。悲敬二院。此寺大門之外。有衡門。俗曰 鳥居鉅木宏材。歲久朽頽。性出新意。以石新之。高二丈五尺。堅確瑩滑。國人拭目。嘉元元年六月病。七月十二日逝。府官以降受戒者連屬。壽八十七。性修營伽藍八十三所。塔婆二十基。大藏經十四藏。諸州河



橋一百八十九所。

贊曰。予考性師之事。利濟之迹。可見矣。蓋又世其家焉。抑不知戒之挾。檀乎檀之挾戒乎。

興禪護國論序

榮 西

大哉心乎。天之高不可極也。而心出乎天之上。地之厚不可測也。而心出乎地之下。日月之光不可踰也。而心出乎日月光明之表。大千沙界不可窮也。而心出乎大千沙界之外。其太虛乎。其元氣乎。心則包大虛而孕元氣者也。天地待我而覆載。日月待我而運行。四時待我而變化。萬物待我而發生。

大哉心乎。吾不得已而強名之也。是名最上乘。亦名第一義。亦名般若實相。亦名一真法界。亦名無上菩提。亦名楞嚴三昧。亦名正法眼藏。亦名涅槃妙心。然則三輪八藏之文。四樹五乘之旨。打併在箇裏。大雄氏釋迦文。以是心法傳之。金色頭陀。號教外別傳。洎鷲峯廻面。雞嶺笑顏。拈華開千枝。玄源注萬派。竺天繼嗣。晉地法徒。束以可知矣。寔先佛弘宣之法。法衣自傳。曩聖修行之儀。儀則已實。法之體相。全師弟之編行之軌儀。無邪正之雜。爰西來大師鼓棹南海。杖錫東川。以降法眼。逮高麗牛頭。迄日域。學之諸乘通達。修之一生發明。外打涅槃扶律。內併般若智慧。蓋是禪宗也。我朝聖日昌明。賢風遐暢。雞貴象尊之國。頓首丹墀。金隣玉嶺之鄉。投信碧



砌素臣行治世之經。緇侶弘出世之道。四韋之法。猶以用焉。五家之禪。豈敢捨諸。而有謗此之者。謂爲暗證禪。有疑此之者。謂爲惡取空。亦謂非末世法。亦謂非我國要。或賤我之斗筭。以爲未徵文。或輕我之機根。以爲難興廢。是則持法者滅法。寶非我者。知我心也。非啻塞禪關之宗門。抑亦毀叡嶽之祖道。慨然悄然是耶。非耶。仍蘊三篋之大綱。示之時哲。記一宗之要目。貽之後昆。跋爲三卷。分立十門也。名之興禪護國論。爲稱法王仁王元意之故也。唯恃狂語之不違于實相。全忘緇素之弄說。憶臨濟之有潤于末代。不恥翰墨之訛謬也。冀傳燈句無消。光照三會之曉。涌泉義不窮。流注千聖之世。凡厥題門支目。列於後云爾。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退之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



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

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力役田舍

株 宏

晉道安法師。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資經入田。因息就覽。暮



歸更求餘經師曰。昨經未讀。乃復求耶。答曰。卽已成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更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將一萬言。資之如初。暮復還經師令誦之。不差一字。方大驚嘆。

贊曰。安清廟之圭璋也。置之來耜而服勤不怨。今弟子纔負寸長。禮貌衰則去矣。況田役耶。況久於田役耶。吾於是三嘆。

增一阿含經序

道安

四阿含義同。中阿含首以明其旨。不復重序也。增一阿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含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爲義也。其爲法也多錄禁律。繩墨切厲。乃度世

檢括也。外國巖岫之士。江海之人。於四阿含多詠味。茲焉有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者。兜佉勒國人也。齟齬出家。孰與廣聞誦二阿含。溫故日新。周行諸國。無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曇嵩筆受。歲在甲申。夏出。至來年春。乃訖。爲四十一卷。分爲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碧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須密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四阿含四十應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題其起盡。爲錄偈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斯土前



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今爲二阿含。各爲新錄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易也。含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凡諸學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已後。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誨。幸勿藐藐聽也。廣見而不知護禁。乃是學士通中創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大愛道品。乃不知是禁經。比丘尼法。甚慊切真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此二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忽。不以爲意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

大僧都空海嬰疾上表辭職奏狀

空海

沙門空海言。空海從沐恩澤。竭力報國。歲月既久。常願奮蚊虻力。答海岳德。然今去月盡日。惡瘡起體。吉相不現。兩楹在夢。三泉忽至。戀龍顏而呼咽。顧鸞闕而爛肝。夫許由小子。猶脫萬乘。況乎沙門。何願三界。伏乞永解所職。常遊無累。但愁幸逢輪王。不遂所願。伏請陛下。賜顧臨終之一言。不棄三密之法教。生生爲陛下之法城。世世作陛下之法將。心神恍惚。思慮不陳。云云天長八年五月庚辰日。大僧都空海上表。

勸化徑路修行頌

善導



漸漸鷄皮鶴髮

看看行步躑躅

假饒金玉滿堂

誰免衰殘老病

任汝千般快樂

無常終是到來

唯有徑路修行

但念阿彌陀佛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抄

圓 仁

廿四日望見第四舶在前去。與第一舶相去卅里許。遙西方去。大使始畫觀音菩薩。請益留學法師等。相共讀經誓祈。亥時火信相通。其貌如星。至曉不見。雖有艮巽風變。而無漂遷之驚。大竹蘆根鳥賊貝等。隨瀾而流。下鈎取看。或生或枯。海

色淺綠。人咸謂近陸地矣。申時大魚隨船遊行。廿七日平鐵爲波所衝。悉脫落。疲信宿不去。或時西飛二三。又更還居。如斯數度。海色白綠。竟夜令人登桅子。見山嶋。稱不見。廿八日早朝。鷺鳥指西北雙飛。風猶不變。側帆指坤。巳時至白水。其色如黃泥。人衆咸云。若是揚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見申云。從戊亥會。直流南方。其寬廿余里。望見前路水還淺綠。暫行不久。終如所申。大使深恠海色還爲淺綠。新羅譯語金正南申云。聞導揚州堀港難過。今旣踰白水。疑踰堀港歟。未時海水亦白。人咸驚恠。令人上桅。見陸嶋。猶稱不見。風吹不變。海淺波高。衝鳴如雷。以繩結鐵沈之。僅至五丈。經少時。下鐵試海淺深。唯五尋。使等懼。或云。將下石停。明日方征。或云。須



半下帆馳艇。知前途淺深。方漸進行。停留之說。事似不當。論定之際。尅逮西戌。爰東風切扇。濤波高猛。船舶卒然。趨昇海渚。乍驚落帆。桅角摧折兩度。東西之波互衝。傾舶。桅葉著海底。舶艙將破。仍截桅棄。舶卽隨濤漂蕩。東波來船西傾。西波來東側。洗流船上。不可勝計。船上一衆。憑歸佛神。莫不誓祈。人人失謀。使頭以下。至于水手。裸身緊逼。禪船將中絕。遷走艙舳。各覓全處。結構之會。爲瀾衝咸。皆差脫。左右欄端。結繩把牽。競求活途。淦水汎滿。船卽沈居沙土。官私雜物。隨淦浮沈。廿九日曉潮涸。淦亦隨竭。令人見底。底悉破裂。沙埋樯。衆人設謀。今舶已裂。若再逢潮生。恐增摧散。歟。仍倒桅子。截落左右艙棚。於舶四方建棹。結纜樯。亥時望見西方遙。

有火光。人々對之。莫不忻悅。通夜瞻望。山嶋不見。唯看火光。二日早朝潮生。追去數百町許。西方見嶋。其貌如兩舶雙居。須臾進去。卽知陸地。流行未幾。遇兩潮洄洑。橫流五十餘町。舶沈居泥。不前不却。爰潮水強過。掘決舶邊之淤泥。泥卽逆沸。舶卒傾覆。殆將埋沈。人人驚怕。競依舶側。各各帶禪。處々結繩繫居待死。不久之頃。舶復左覆。人隨右遷。隨覆遷處。稍逮數度。又舶底第二布材。折離流去。人々銷神。泣淚發願。當戊亥隅。遙見物隨濤浮流。人々咸曰。若是迎舶歟。疑論之間。逆風迎來。終知是船也。見小倉船一艘。乘人。先日所遣。射手壬生開山。大唐人六人。趨至舶前。爭錄事以下。先問大使所着之處。答云。未知所着之處。乍聞驚悲。涕淚難耐。卽就其船。



遷國信物。錄事一人知乘船事。二人學問僧圓載等已下廿七人同遷。乘之指陸發去。午時到江口。未時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桑田鄉東梁豐村。日本國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開成三年七月二日。雖年號殊而月日共同。

士行燒經

靈操

朱士行出家之後。專務經論義解。洞明後入流沙。至于闐國。遂獲禁本大乘經九十章。遣弟子將歸洛陽之時。于闐諸僧竝學小乘。不曉大乘。遂白國王曰。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法。王爲地主。若不禁之。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

許。賣經入漢。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大乘經爲證。王即許之。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經。士行誓曰。若大法應漢地。經當不燃。乃投經火中。火即俱滅。不損一字。遂得將歸洛陽。此燒經事。即漢末也。明帝時騰蘭與道法較勝。燒經與此不同矣。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踐。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



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必然

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東林寺臨水坐

白居易

昔爲東掖垣中客

今作西方社裏人

手把楊枝臨水坐

閑思住事似前身



送高閑上人序

韓退之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

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續高僧傳序

道宣



原夫至道無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卽行而成。立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道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卽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象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油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繼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群錄是也。然

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望而可尋。徇目五馳。高山委而仰止。

善惡有餘論

智 圓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舊說謂善惡延于子孫。故曰餘殃餘慶也。而世共疑之。且瞽眩積惡而有舜禹之餘慶。勛華積善而有朱均之餘殃。何聖言之無徵。邪。以無徵言以訓人。是誘人嚮惡而倍善也。豈聖人之意邪。故牛僧儒作善惡無餘論。謂積善慶於身。積不善殃於身。俱無餘也。理則美矣。奈何反聖人之經乎。聖人言有餘。僧儒言



無餘非反而何。吾觀聖人之言聖人之旨。若仰青天而覩白日。非不明也。由先儒瞽說。而翳之。使僧儒之才。往往未見其旨。而惑其言也。請揚摧而陳之。夫餘殃餘慶之說。蓋繫於已。不繫於子孫也。何哉。且士有履仁義。盡忠孝者。之謂積善也。豈但享福於一朝。其實垂令名於百世也。垂令名於百世。非餘慶邪。其悖逆殘賊者。之謂積惡也。豈但速禍於一朝。其亦垂醜名於百世。垂醜名於百世。非餘殃邪。抑又積善之大者。唯堯舜乎。人到于今。以天下之善歸之。而堯舜之善。未必若是之極也。故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今以天下之善。悉歸之餘慶之驗也。積惡之大者。非桀紂邪。人到于今。以天下之惡歸之。而桀紂之惡。未必若是之極也。故曰。紂之爲惡。

不如是之甚也。今以天下之惡。悉歸之餘殃之驗也。噫。聖人之言之旨。微而顯哉。先儒誤傳於前。故使驅逐舊說者。流而忘反。僧孺雖知善惡不可延於子孫。而皆不察說者之非。而繚說於聖言。故論之以杜詭說。如謂不然。以俟君子。

提婆菩薩

提婆菩薩者。南天竺人。龍樹菩薩弟子。婆羅門種也。博識淵。攬才辯絕倫。擅名天竺。爲諸國所推。蹟探胸懷。既無所愧。以爲所不盡者。唯以人不信用其言爲憂。其國中有大天神。鑄黃金像之座。身長二丈。號曰自在天。人有求願。能令現世。



如意。提婆詣廟求入拜見。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既不敢正視，又令人退後失守百日。汝但詣問求願，何須見耶？提婆言：若神必能如汝所說，乃但令我見之，若不如是，豈是吾之所欲見耶？時人奇其志氣，伏其明正，追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入於廟，天像搖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問天神則神矣，何其小也。當以威靈感人智德伏物，而假黃金以自多，動頗梨以熒惑，非所望也。即便登梯，鑿出其眼。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何爲一小婆羅門所困，將無名過其實，理屈其辭也。提婆曉衆人言：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登金聚出頗梨，令汝等知神不假質精，不託形。吾既不慢，神亦不辱也。言已而出，卽以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

祠天神。提婆先名既重，加以智參神契，其所發言聲之所及，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精饌，有物必備。大自在天貫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涸，而來在坐，遍觀供饌，歡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言：汝得我心，人得我形，汝以心供，人以質饋，知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者，人汝所供饌，盡善盡美矣。唯無我之所須，能以見與者，真上施也。提婆言：神鑑我心，唯命是從。神言：我所乏者，左眼能施我者，便可出之。提婆言：敬如天命，卽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從旦終朝，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如汝意。提婆言：我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唯恨悠悠童蒙，不知信受我言，神賜我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此爲請。



他無所須。神言必如所願。於是而退。詣龍樹菩薩。受出家法。剃頭法服。周遊揚化。南天竺王。總御諸國。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皆化其道。提婆念曰。樹不伐本。則條不傾。人主不化。則道不行。其國政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衛。提婆乃應募。爲其將。荷戟前驅。整行伍。勒部曲。威不嚴而令自行。德不彰而物樂隨。王甚喜之。而問是何人。侍者答言。此人應募。既不食廩。又不取錢。而其在事。恭謹閑習如此。不知其意。何求何欲。王召而問之。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一切智人。欲於王前。而求驗試。王卽許之。於天竺大國之都四衢道中。建高座。立三論言。一切諸聖中。佛聖最第一。一切諸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中。佛僧爲第一。八方諸論士。有能壞此語。

者。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愚癡之頭。非我所須。斬以謝屈。甚不惜也。八方論士。旣聞此言。亦各來集。而立誓言。我等不如。亦當斬首。愚癡之頭。亦所不惜。提婆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鬚髮。以爲弟子。不須斬首也。立此要已。各撰名理。建無方論。而與酬酢。智淺情短者。一言便屈。智深情長者。遠至二日。則辭理俱匱。卽皆下髮。如是日日。王家日送十車衣鉢。終竟三月度。百餘萬人。有一邪道弟子。凶頑無智。恥其師屈形。雖隨衆。心結怨念。嚙刀自誓。汝以口勝。伏我。我當以刀勝。伏汝。汝以空刀困我。我以實刀困汝。作是誓已。挾一利刀。伺求其便。諸方論士。英傑都盡。提婆於是。出就閑林。造百論二十品。又造四百論。以



破邪見。其諸弟子各各散諸樹下。坐禪思惟。提婆從禪覺經行。婆羅門弟子來到其邊。執刀窮之曰。汝以口破我師。何如我以刀破汝腹。卽以刀決之。五藏委地。命未絕間。愍此愚賊。而告之曰。吾有三衣鉢針。在吾坐處。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我諸弟子未得法忍者。必當捉汝。或當相得。送汝於官。王便困汝。汝未得法利。惜身情重。惜名次之。身之與名。患累出焉。衆生焉。身名者。乃是大患之本也。愚人無聞。爲妄見所侵。惜其所不惜。而不惜所應惜。不亦哀哉。吾蒙佛之遺法。不復爾也。但念汝等爲狂心所欺。忿毒所燒。罪報未已。號泣受之。受之者實自無主。爲之者實自無人。無人無主。哀酷者誰。以實求之。實不可得。未悟此者。爲狂心所惑。顛倒

所廻。見得心著。而有我有人。有苦有樂。苦樂之來。但依觸著。解著則無依。無依則無苦。無苦則無樂。苦樂既無。則幾乎息矣。說此語已。弟子先來者。失聲大喚。門人各從林樹間集。未得法忍者。驚怖號咷。拊胸扣地。冤哉酷哉。誰取我師。乃如是者。或有狂突奔走。追截要路。共相分部。號叫追之。聲聒幽谷。提婆誨諸人言。諸法之實。誰冤誰酷。誰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者。誰親誰怨。誰賊誰害。汝爲癡毒所欺。妄生著見。而大號咷。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慎無以狂追狂。以哀悲哀也。於是放身。脫然無矜。遂蟬蛻而去。初出眼與神故。遂無一眼。時人號曰。迦那提婆也。



智凱誓池

靈操

智凱姓馮。父早亡。六歲聽吉藏法師講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爾。是我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曉。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時號為烏凱。年十三。便講經論。脇不親席。不受信施。虛齋度日。佛殿之後。忽涌開一池。凱便誓曰。只飲此池中水。以過此生。

依憑天台集序

最澄

天台傳法者。諸宗明鏡也。陳隋以降。興唐已前。人則歷代稱

為大師。法則諸宗。以為證據矣。故梁肅曰。夫治世之經。非孔門。則三王四代之訓。寢而不彰。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者也。我日本天下。圓機已熟。圓教遂興。此間後生。各執自宗。偏破妙法。或云天台所立四教。可外道說。或云新羅大唐所笑疏也。今為明定所笑多少。且集諸宗依憑。以為後代龜鏡也。夫乘摧猛浪之說。趣寂嫫母之類。北轅夏蟲之謗。蛙蝥鯨鯢之笑。鴉鵲涼熱之諍。魚鳥溝藪之育。如是等謗句。糝家獨所招。貞觀十九年。權振實隱日。家家發義。嗔人人慨實。泯把雄筆而馳。概摧邪敵而建幢。雖然海外內學。但有吠音之勞。未解少和之曲。新來真言家。則泯筆授之。相承。舊到華嚴家。則隱影響之軌模。沈空三論宗者。忘彈呵。



之屈耻。覆稱心之醉。著有法相宗者。非僕陽之歸依。撥青龍之判經。最澄南唐之後。稟此一宗。東唐之訓。聞彼戒疏。拾圓珠於海西。獻連城於海東。略示菽麥之殊。悟目珠之別。謹著依憑一卷。卽贈同我後哲。其時興日本第五十二葉弘仁之七丙申之歲也。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柳宗元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

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今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風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邱之下。太和不遷。茲邱之巔。奧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



祈後君子。

四六

喜雨歌

空海

哀哀末世諸元元。聾瞽不屑聖者言。久醉無明酒。不知本覺源。長眠三界夢。永愛四蛇原。身與口心行十惡。不忠不孝罪業繁。撥因果無罪福。蕩逸昏迷營口腹。生之死之笑而哭。打東打北揔是由業障。重功德輕臨河見水火。還盈佛身裡見地獄。七寶上不看玉。甘澤孜孜火四起。燒之爛之稻將粟。山河焦竭禽魚死。朝野亢陽淚相續。我皇垂願爲人出。且智且仁臨八州。三教九流一心裏。四量六度萬劫修。爲人引咎避

樓觀爲物滅。滄日夕憂。寺寺進僧開妙法。山山馳使禱祈周。老僧讀誦微雲起。禪客持觀雨足優。甘露乳水醍醐油。濛濛漫漫山谷流。桂嶺瀑布幾溺兔。禾田沃漚堪沒牛。青青草木珠莊葉。浩浩陂池湛如瑠。農夫也莫愁。早看稔種苗老不南畝。芄芄苗稼綠。東臯齠齠謳鼓鳩。先知千箱與萬庾。如坻如京亦似丘。妙矣法威不可說。幸哉帝力不能籌。一唾能銷百界火。一朝能滅萬人愁。寄言六道無明客。我以佛言好心通。男女若能持一字。朝朝一觀自心宮。自心亦是三身上。五智莊嚴本自豐。欲知先入灌頂法。纔入便持薩埵同。天食天衣自然雨。無爲無事忘帝功。

四七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

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犖。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大谷寺源空傳

高泉

釋源空。俗姓漆。作州人。父諱時國。母秦氏。夢吞刀而生。頭有稜角。目有黃光。宗族異之。九歲。父被寇害。合家叫噪。空潛於屏處。持小弓矢一發。中其眉間。寇卽遁去。因呼爲小矢兒。菩提寺僧覺公聞之。乞爲弟子。性善學。覺惜其器。攜謁台山光公。光曰。此良驥也。豈朽索所能羈哉。乃送至功德院。皇圓公。薙染受戒。時方志學之年。未及千日。通受台教。去從空闍梨。稟密乘。繙繹三藏聖教。暇日。每與藏俊慶雅二師談唯識華嚴旨趣。二師皆稱道之。晚年見信師往生要集。大喜。遂棄所習。專修淨業。遷洛東吉水。盛說圓修及大乘戒法。緇白靡然。

向風。嘉應帝特加禮重。詔入大內說戒。相國兼實藤公。請問淨業。因述書以上蓮社之徒。取爲祕要間。或轉華嚴。輒有小蛇盤經案下。蓋龍神也。或修法華三昧。則見白象現於道場。或有故謁藤相國。旣出。相國輒從後而拜。謂左右曰。空公頂上有金色圓光。若等知之乎。嘗於三昧中。屢見淨土勝相。建永年中。竄讚州五載。歸者益盛。空白。我不因遷謫。安能化及海濱邪。建曆元年。蒙恩還都城。二年正月。居大谷。示疾。二十。五日早刻。高聲唱佛號。至午後。著僧伽梨。面西而化。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六。

系曰。幼能射賊。智而有勇也。長解辭塵。清而弗染也。著書垂世。慧業淵深也。頂相發光。戒珠瑩淨也。至於神龍馴于華嚴。



之案。白象現于法華之場。淨土見于三昧之中。化風及于邊海之上。是皆至德所致。無復疑也。臨末高舉聖號。面西而化。不違本願也。空公爲此邦蓮宗始祖。而澤潤千秋。故其德亦卓然異于人也。

論佛骨表

韓退之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

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



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卑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

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



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講演佛經報四恩德表白

空海

弟子某甲。歸命法界三昧之薄伽梵。竭財金剛等至之契線。仰于填刻檀之誠。尚精進剝皮之信。奉造五十五之大曼荼。如來書寫十一部之達磨曼荼羅。洗身垢於鏤字大悲乳水。蕩心塵於訶字大願力風。薰五分妙香於法界宮殿。飛一覺虹幡於圓寂高嶽。覆報恩雲乎無邊際。艤妙法筏乎有情界。

撞鯨鐘震法鼓。大因大緣者。夫生也非我願。無明之父生我。死也非我欲。因業之鬼殺我。生是非樂。衆苦所聚。死亦不喜。諸憂乍逼。生如昨日。霜鬢忽催。強壯今朝。病死明夕。徒恃秋葉待風之命。空養朝露俟日之形。此身脆如泡沫。吾命假如夢幻。無常之風忽扇。四大瓦解。閻魔之使乍來。六親誰憑。朝朝夜夜勞衣食之奴。歲歲月月繫恩愛之繩。心肝爛離。父離母之哭。涕淚溢喪偶喪子之悲。地獄猛炎發殺生之業。餓鬼醜形生慳貪之罪。死此生彼。生死之獄難出。作人作鬼。病苦之怨易招。悲哉悲哉。三界之子。苦哉苦哉。六道之客。自非善知識善誘之力。大導師大慈之功。何能破流轉之業輪。登常住之佛果。又夫此身非從虛空化生。非從大地變現。必資四



恩之德。保是五陰之體。所謂四恩者。一父母。二國王。三衆生。四三寶。生我育我。父母之恩。高於天。厚於地。紛身損命。何劫得報。雖云父母生我。若無國王。強弱相戰。貴踐劫奪。身命難保。財寶何守。安萬生之室宅。與四海之康哉。封其官邑。授其爵祿。爲現世之顯榮。流後葉之美聲。國王之力。只能使然。衆生於我。有何恩德。吾是從無始已來。四生六道之中。爲父爲子。何生不受何趣。不生。若以慧眼觀之。一切衆生皆是我親。是故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衆生皆是吾二親師君。所以衆生之恩。亦須報酬。世間父母。但育一期肉身。國王恩德。亦助凡身。若能斷生死之苦。與涅槃之樂。三寶之德。不可思議。言三寶者。一佛寶。二法寶。三僧寶。佛寶

則具一切智智。示衆生之正路。法寶則具難思功德。能令持者與世出世之樂。佛之與法。雖有如是功德。若無僧寶。不得流通。言僧者。有菩薩聲聞等別。若菩薩若聲聞。不論凡聖。不簡持破。誦傳經論。授人智慧者。皆是名僧寶。風聞三世如來十方菩薩。報四恩德。悉證菩提。是故奉爲四恩。敬造某甲佛等。敬寫某甲經若干。兼發普賢大士菩提行願心。觀音慈氏大慈悲心。今日今辰。拂洒荒穢之山亭。鋪肆經王之妙筵。驚覺法界諸尊。延屈羅漢龍象。講宣甚深之奧祕。供養諸尊之妙典。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

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佛說救拔焰口陀羅尼經序

遵式

事有簡而易從者。物有微而大濟者。功有倍而召速者。三者斯經備焉。且陳一器之食。呪之七反。鳴指以施之。呪亦不過數句。此其易從也。徹窮泉包九野。塵沙莫數。焰口之鬼。皆甘嗜實腹。此其大濟也。夫報應之理。統論三世。其業廣而醇者。



謂之順現。卽感延齡。此其召速也。法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矣。夫一搏之食。一勺之水。有用無匱。聞之者不能不惑。苟推功神呪。理歸不測。又何惑焉。夫龍一鱗。盡耳。得蹄涔之水。散之六虛。以爲洪流。況至聖至良之神呪。窮法界之至變者也。焦腹矩口。沈幽動劫。仰天無訴。非慈仁惻惻爲心者。展臂一惠。雖一食其可得乎。大哉博施濟衆。眞斯謂也。何必云堯舜病諸。且能恕己之飢渴於彼之飢渴。雖勞亦爲。況簡而易從也。經曰。如供百千俱胝佛者。非直顯其功大。抑亦戒令慎重而後施之。必也重心則現。招五果。五果者。一曰壽。二曰色。三曰力。四曰辯。五曰安。照然在文。不復委引。信夫一粒充於彼。五福隆於此。其猶影響焉。詎有勤善聞斯而不遷者也。

一經凡兩譯。此本八十三行一字。合千四百十三言。卽三藏不空所翻也。但加四如來及四眞言爲異。用者存略任意。官坊俗務不暇。廣行直誦。變食一呪於理已足。實又譯本。但一呪而已。事備施食正名。不復煩叙云也。

山家學生式

最 澄

天台法華宗年分學生式一首。

國寶何物。寶道心也。有道心人。名爲國寶。故古人言。徑寸十枚。非是國寶。照于一隅。此則國寶。古哲又云。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之



內唯不能言不能行爲國之賊。乃有道心佛子。西稱菩薩。東號君子。惡事向己。好事與他。忘己利他。慈悲之極。釋教之中。出家二類。一小乘類。二大乘類。道心佛子。卽此斯類。今我東州。但有小像。未有大類。大道未弘。大人難興。誠願先帝御願。天台年分。永爲大類。爲菩薩僧。然則枳王夢猴。九位列落。覺母五駕。後三增數。斯心斯願。不忘汲海。利今利後。歷劫無窮。年分度者二人。

凡法華宗。天台年分。自弘仁九年。永期于後際。以爲大乘類。不除其籍名。賜加佛子號。授圓十善戒。爲菩薩沙彌。其度緣請官印。

凡大乘類者。卽得度年。授佛子戒。爲菩薩僧。其戒牒請官印。

受大戒已。令住叡山。一十二年。不出山門。修學兩業。

凡止觀業者。年年每日。長轉長講法華。金光。仁王。守護。諸大乘等。護國衆經。

凡遮那業者。歲歲每日。長念遮那。孔雀。不空。佛頂。諸真言等。護國真言。

凡兩業學生。一十二年。所修所學。隨業任用。能行能言。常住山中。爲衆之首。爲國之寶。能言不能行。爲國之師。能行不能言。爲國之用。

凡國師國用。依官符旨。差任傳法。及國講師。其國講師。一任之內。每年安居。法服施料。卽便收納。當國官舍。國司郡司。相對檢校。將用國裏。修池修溝。耕荒理崩。造橋造船。殖樹殖葑。



蒔麻蒔草穿井引水利國利人講經修心不用農商然則道  
 心之人天下相續君子之道永代不斷  
 右六條式依慈悲門有情導大佛法世久國家永固佛種不  
 斷不任悽悽之至奉圓宗式謹請天裁謹言  
 弘仁九年五月十三日前入唐求法沙門最澄上

佛教漢文讀本卷上終

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發行

〔定價八拾五錢〕

編輯者 兼  
前田 聽 瑞  
京都市上京區鷹野北町佛教專門學校  
代表者

印刷者 須磨 勘 兵 衛  
京都市下京區北小路新町西入

印刷所 內外出版印刷株式會社  
京都市下京區西洞院七條南入

發行所

佛教專門學校出版部

發賣元

近江屋書店

京都市上京區北大路通新町  
電話西陣④五五八三番  
振替口座大阪六九〇七番

電話西陣④一八〇二番  
振替口座大阪五七〇〇番

不許複製



373  
2  
586



終

